

## 我任國劇鼓師的回憶



姜法洋

我不是梨園世家，又不是國劇內行科班出身，而我在七十五軍「揮戈劇團」、二軍團「龍吟」劇團、海軍「海光」等三大劇團擔任

平劇鼓師四十餘年，在本島大小城鎮，各軍中營區，外島「金」、「馬」、「澎」、「大陳」、「高登」等大小島，及文藝中心定期演出，三軍聯演，每年國軍康樂競賽等演出的等場次不計其數，我並擔任海光國劇劇校隊長十一年。如第一期畢業學生海字輩魏海敏，王海波，張海珠，張海娟等，都成了名角，並隨團到美國、日本、韓國等宣慰僑胞。也得過很多獎，如資深及優良演員獎、優良指導老師獎等，並在八十一年得過中華文藝復興運動總會、國劇鼓藝獎，當時會長是李登輝，我所知道到現在得鼓藝獎的只有我一人，前老藝人侯

佑宗老師得的是新傳獎，我本來是國劇外行，能在內行裡爭得一席之地。回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。

三十八年隨部隊來台，編入生產班，住宜蘭，生產班有一個國劇社。也不定期的對外演出，當時我對國劇一點也不懂，可是很喜愛，只有在排戲時，我只能出門外觀看，生產班編散，我被編入七十五軍戰鬥團，住嘉義山仔頂營房，有三個大隊，團長是鍾祖蔭，黃埔三期，喜愛平劇，當時團內也是得天獨厚，平劇人才很多，如辦公室主任王慶雲，唱花臉，閻尚禮，劉實、吳喬松唱老生，張宏荷唱小生，李劍平，吳淨波唱丑旦等……。更可貴的是姜宗偉當時任上校監察官，他的夫人是許美芳女士，藝名是銀牡丹，是當年上海牡丹劇團



師鼓洋法姜為者打衣上白穿中圖

本身可演武生、紅淨，也就是關公老爺戲，而他的關公戲是和當年大陸名紅淨林樹森學的，他最可貴的是劇團的前後台，每個行當他都懂，在台灣內行員他也都很熟，因此鍾團長就命他到台北買衣箱，就命他任康樂隊長，成立

的當家花旦，更有王生林的夫人王榮女士能唱青衣，角色很多，最難得的是，二大隊副大隊長呂夢占先生，他可算國劇全才，他

康樂隊，把國內各中隊懂國劇的人員都調來隊上，就成立「揮戈劇團」，我當時在連隊上，每天出操上課非常的苦，當時我好友張宏荷先生已在隊上唱小生，就請呂隊長，把我也調到隊上，可是當時我一句也不會唱，就叫我學武場、打大鑼，當時司鼓的也是票友，就開始每天練習半年後，就勉強能對外演出，在那時部隊沒有什麼康樂，部隊的人員百分之八十都是大陸老兵，所以勞軍演出非常受歡迎，不久戰鬥團調東部，劇團就被軍部留下，成立軍部康樂隊，隊名還是「揮戈劇團」，至於我怎樣任鼓師，經過是這樣的，有一次在嘉義內角勞軍演出，當時看演出的部隊是兩個團，師長也在，快要開演前，當時鼓師是外請的，內行人叫丁成龍，此人早已亡故，他與隊長鬧脾氣，在演出前拿著板袋就走，很多人勸他，拉他，他就是不回來，走掉了，當時沒有司鼓的，戲就不能演出，戲目是銀牡丹的全部貂蟬，如不能開演，後果難以想像，當時呂夢占隊長，知

我任國劇鼓師的回憶

道我平常也在練鼓，戲我也懂，他本人和全體同仁講我來打這個戲，因為內行人有句話，叫救場如救火，我就答應了，可是我是打大鑼的，打鼓需要檀板，和鼓簽子，我都沒有，當時部隊長也知道這個情況，就下令各連隊去找，因當時每個連隊都有康樂器材箱，結果器材箱的就是沒有這兩樣東西檀板和簽子。在沒有辦法之下我只有用兩支筷子把戲打下來，完成演出。從此後，隊長發誓不請鼓師，就命我擔任鼓師，至今算來已四十七年了，不久軍的康樂隊奉命取消，編入軍團，當時有「永慶劇團」，和我們「揮戈劇團」，統編入二軍團劇團，取名龍哈，我還是司鼓，並兼任場面組長，當時角色很齊全，老生有謝景華，葉復潤，淨角老公公朱殿卿，旦角馬驪珠、畢正琳、徐蓮芝等很多，武生有李少華、張遠延、許松林等，生旦淨丑都整齊，全隊有八十幾人。那時軍團的防區，從台灣東部至中南部加外島，有半個台灣，所以勞軍演出非常忙，平

均一個步兵團兩個多月才能看到一次戲，而我們有時一個月三十天演出過三十壹場，所以很辛苦，這樣工作有十一年之久。至五十八年軍團級的劇團又取消，人員有退役的，有下部隊、有調入海陸空三軍藝工大隊，我當時軍官年資已滿二十年，可以領退休俸，我要求退役，因為當時司鼓人員很缺，海總徐主任，和軍團黃主任連絡，決不能叫我退役，一定要調入海軍藝工大隊。這是我以後我才知道，當時說我不能退的原因，是因我五十八年剛升少校，照規定不能退。所以我就答應調海軍，我當時對海軍藝工大隊要求的條件是，我只任鼓師，只管演出打鼓，不接任何行政業務，海軍都答應了，結果調了四個月，才調成。報到後，還是沒有放過我，要我擔任劇校隊職官，前後後，兼海光劇校學生隊長達十一年之久，直到七十年退役，才辭掉隊長職務。

當時海光也有鼓師，是范連陞先生，在我未去之前他常鬧脾氣，與當時楊大隊長相處

不好，我報到後就叫我接大海光鼓師，行有行規，我不能搶別人的工作，我只答應小海光鼓師，兼隊職官。可是不久范連陞因病去世，結果大小海光司鼓都落到我一人身上，還要兼上小海光教場面的課，非常忙，當時在台灣劇團能獨當一面司鼓的人非常缺。根本請不到人，直到陳慧柏老師，從復興劇校退休下來。我說盡好話，請他到海光幫忙司鼓，他後來也答應了，可是因陳老師年紀大了，也只能在公演時打幾場戲，至於那時海光的角色很整齊，老生前後有胡少安、謝景萃、唐文華、張海娟、李海襄，旦角有趙復芬、劉復雯、魏海敏、劉海苑、吳海倫，小生有劉玉麟、張海珠、呂海琴，花臉有高德松、陳元正、王海波，武生有李鳳翔、李環春、趙君麟、馬寶山，丑旦有王正廉、劉復學等——角色也很齊全。到七十年，我已五十二歲了，少校退役年齡，已延了兩年。總部仍不准我退，最後我答應退休後不離開海光。任僱員，才准我退，我任僱員十六

年，直到到八十六年，三軍藝工大隊改編，人員是老人退休、部份人編入教育部國光劇團。當時我已六十七歲，才真正退休。在國劇中有所謂場面（文武場）茲說明如下：所謂國劇的場面，也就是文武場，現在又名配樂，在國劇劇團內規定是分三大行，所有演員是一行、後台所有管衣箱包頭掉等算一行，場面是一行（文武場），內行稱文武場叫場面，何謂文武場——所謂武場就是打擊樂，如板、鼓，又叫單皮，大鑼、鑊鈸、小鑼、鑊鈸、小鑼、堂鼓、大鼓——又叫花盆鼓，大鑊、小鑼等，武場主要樂器是鼓板，大鑼，鑊鈸、小鑼四種，在一起合奏，有些戲是用鑊鈸、小鑼合奏，或小鑼單奏，至於武場的點子稱鑼鼓經，常用的也有數十種，如快長錘、慢長錘、四擊頭、沖頭、抽頭、掃頭、奪頭、住頭、鳳點頭、急急風、陰鑼等，而下手活就是操打大鑼鈸、小鑼之人，必須圓熟鑼經，更要有很好的腕力，也就是功夫，才能稱職，平常皆要常

我任國劇鼓師的回憶

練。才能和鼓師配合。另外是武場還有是嗩吶的曲牌，比較大的面，如升帳發兵、操演……等，和鑼經一起演奏的也很多，如泣顏回，六么令，風入松、三槍、出隊子。普天樂，江二水醉太平、尾聲等……。看什麼戲的需要，還有一種就是海笛子曲牌——又叫小嗩吶，和笛子合起來吹崑曲，也可和鑼經一起演奏，如耍孩兒等，有時武戲開打，也加小嗩吶合奏。

所謂文場，包括的樂器，有胡琴、二胡、月琴、三弦、笛子、笙、嗩吶、海笛子，現在又加入大阮、中阮、秦琴等，主要是胡琴為主，每位演奏者，皆要熟習，每個戲，每個演員的唱腔，更要熟習，文場的曲牌，常用的曲牌有，小開門、萬年歡、柳青娘、八岔、海青歌、柳搖金、山坡羊、回回曲、哭皇天等……，大約有三十幾個，所以一個名琴師和文場演奏者，不但與演員唱腔配合良好，更要能熟習，很多曲牌，也就是科班裡常說文場的豎的是胡琴，橫的是笛子，這兩種樂器是文場

主要樂器，其餘都是文場配合的樂器。再談一談國劇打鼓佬，也稱鼓師、司鼓，前面講過國劇的打擊樂是有鼓板、大鑼、鐃鈸、小鑼等，這幾件基本樂器組成的，司鼓者所用的鼓板篋子，也是樂隊的指揮樂器，鼓就是單皮鼓，也就是小鼓，板就是檀板，在演奏時由司鼓打鼓佬一人掌握，有時左手執板，右手打鼓，有時放下板、雙手打鼓，所以是樂器在指揮樂器，打鼓佬是文武場總指揮，所以鼓師要有高超演奏技術，而更要瞭解所指揮的每一個戲，每一個角色，劇本台詞、道白、身段、每個人物上下場，唱的什麼板類、什麼腔調、什麼情緒、身段的表演、戲裡很多細緻問題，打鼓佬都應當知道，所以打鼓佬，是一件非常複雜而難能的工作，因為一個戲的演出是否成功，文武場佔很大的地位，所謂三分演出、七分場面，而文武場又是司鼓者總指揮，所以演出成敗，是否精彩，打鼓佬是非常重要的。

國劇是包羅萬象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

得完的，在國劇界的演員，平常都要下工夫苦練，不論身段，武功，唱腔都要苦練。所以在科班裡，十年也不一定成角色，也不一定能演出。俗語說「三年能出一個狀元，十年難出一個戲子」，而幹場面者就是文武場工作者更要苦練，在大陸對文武場工作者，冬練三九，夏練三伏，就是天氣越冷越要練，越熱越要練。因為場面工作者，都靠兩隻手、及手腕，不能因氣候，而不能演奏，而影響工作。

我在劇團專任司鼓數十年，其中甘苦，不是外行人所瞭解的，我隨便比方說：每年的三軍國劇金像獎大賽，團體報名團體獎，個人有生、旦、淨、丑，皆報名個人金像獎，在每個角色和演出的戲，包羅萬象，如唱腔、身段、場次各種——都在鼓佬手裡。如有絲毫差錯，應得獎而未能得獎，在團隊方面，高級長官不原諒你，個人應得獎而未獎，他會恨你一輩子，所以每年要競賽時，我吃不好、睡不好，壓力可想而知。還算老天保佑，多年的演出未

出錯，平安度過。

現在我們這一代老鼓師，侯佑宗、鄭鐵珊、吳樊森、辛佩軒、田麟華、查泉生等，都已作古，還有一位陳慧柏老師已九十多歲高齡了，耳朵早就聽不到，不知是否還在世？現在老的就剩我一人，我也將近八十歲的人。現在政府又根本不提倡國劇。而中南部能司鼓的人很少，可說沒有，我這大年紀還在嘉義、台中、台南，幾個票房，幫忙司鼓，有時去新竹國劇協會的演出，嘉義中正大學演出，台南社教館演出，成功大學演出，我都要去幫忙司鼓。因為我現在腦力，還可以，身體馬馬虎虎還算好，如果腦力退化，身體不行，那就有餘而力不足，就結束我司鼓的工作。發強鄉兄命我寫點東西，我的文筆不好，有時想得到的，而寫不出來，所以寫得亂七八糟，因為國劇包括很多，我雖然在劇團的工作幾十年，也不能算全通，只有把文武場寫一寫我任鼓師的一點回憶。